

掌故叢編

第九輯

掌故叢編第九輯

插圖

清文宗像

雍正硃批年羹堯奏摺

目錄

仁宗遇刺案

英使馬戛爾尼來聘案摺

徐述夔詩案

年羹堯奏摺

請點大員赴陝審明徐容等案摺

再奏查參虧空并題補各官摺

參永泰摺

奏明祖允焜家人逃匿並參督臣鄂海片

謝賜肥鹿等物摺

恭進石榴奏摺

奏陳雲貴總督張文煥失明摺

請將虧空各員擬罪俟還補完日各予減輕摺

鎮臣李中月病目摺

請陛見面陳軍務摺

前往肅州料理糧運摺



雍正硃批年羹堯奏摺

臣羹堯謹奏 臣今日一萬分知道自己的

罪了若是

臣悔罪求

主子天恩憐 臣年紀不老留下這一個大馬慢

慢的給

主子的恩是

主子坐後執法目的罪過不論那一  
皆可問死罪而有餘臣如何回  
除了飯命竭誠懇求

主子君再無一線之生路伏地哀鳴望  
主子施恩實不勝嗚咽謹冒死奏

聞

臣夔堯謹奏貝子允禔此人拜跪近日行事臣亦親見光景

知收欵臣此次路過西大通未曾見面蓋

自臣參奏之後臣固深而其上下人等

亦自此始知畏法臣已留人在彼凡貝子

允禔有何行事之處臣皆得聞知也惟勅

世亨吳爾慎兩人接臣十里其語言神氣

純乎詐偽而已臣惟以大義曉之令其感  
息悔過亦明知有人使其見臣來探口氣也謹

奏

臣在勞苦國家宗室中、運賊其大花由也其父子、罪  
斷不赦也



嘉慶八年仁宗遇刺案

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日仁宗（顛琰）進宮齋戒將入順貞門（神武門內）突有陳德者趨前行刺未成被捕交軍機大臣六部九卿會審案外行東華錄中僅載關於此事上諭數道今於軍機處檔案內檢得當日審問口供彙成一編按期發表

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日上諭

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日奉旨此案著派滿漢大學士各部尙書並原派之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欽此

軍機處奏片

遵旨將本日在神武門內拏獲兇犯會同審訊該犯始則言語支吾經臣等反覆詰問並加開導始據供出姓陳名德年四十七歲係本京人父親名叫陳良母親曹氏從前典與廂黃旗松年家爲

奴我生下八個月就同父母跟松年往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任我七歲時松年故後我父母不跟進京在青州住下另跟臨邑朱知縣住了一年我九歲到十三歲在濟南府閒住十四歲上又隨父母跟署章邱的陳知縣十五歲又跟章邱王知縣十七歲到二十二歲在濟南府閒住二十三歲娶青州駐防出旗爲民張五勒之女張氏爲妻二十四歲又跟青州府李濤二十八歲跟青州府陳淮因二十九歲上我母親死了三十歲父親又死我在山東無處跟官我有堂姊嫁在京城姜家有外甥六格充當內務府正白旗護軍我於三十一歲就進京來我他尋個地方三十二歲跟工部沈員外後來又跟侍衛綳武布在彼五年又跟兵部筆帖式慶臣三十八歲跟內務府造辦處于姓筆帖式三十九歲往香山跟韓窑頭後來又跟了粵海關回來王姓的家人孟明充當廚子在

彼五年我女人於前年死了有岳母已八十歲去年秋間跌成癱  
癱靠我過日我兩兒子大的十五歲叫祿兒前年雇與回子學生  
崔宅傭工小的十三歲叫對兒我也帶著都在孟明家今年二月  
內孟家嫌我人多將我一家辭出我就於前月二十五日出來我  
到我外甥姜六格家住了二十天我想有我岳母不便在外甥家  
居住一時又無地方因想從前有個朋友黃五福是抓帽術術充  
當看街的就於本月十五日到伊家商量借住黃五福應允我  
就於本月十六日將我岳母兒子一齊搬去我因無路尋覓地方  
一家老少無可依靠實在情急要求死路所以十八日捏稱我岳  
母想念祿兒叫他回家住了兩日其實我想見見他好去尋死我  
又想自尋短見無人知道豈不枉自死了聽見皇上今日進宮我  
就早起出門對兒問我往那裏去我就隨口答他要去我朋友胡

老二替你我個地方我就同了大兒子進東華門出東西牌樓門  
從西夾道走到神武門混在人羣之內看見皇上到來我就手持  
身佩小刀往前一跑原想我犯了驚駕的罪當下必定奉旨叫侍  
衛大臣們把我亂刀剝死圖個爽快也死個明白實在並無別故  
亦無冤枉亦無人主使是實我大兒子見我鬧事想是各自跑了  
等語臣等以該犯所供自尋死路甘蹈重罪殊出情理之外當將  
該犯擗耳跪鍊矢口不移復將先行傳到之該犯幼子對兒及借  
住之房主步甲黃五福詢以該犯因何持刀逞兇之故均稱並不  
知道等語謹一併錄取供詞恭呈御覽容俟臣等應行質審之人  
全提到案並派刑部司員到該犯家逐細搜查有無別項字跡情  
形仍一面將該犯詳細嚴鞫熬訊得實再行具奏謹奏閏二月二

十日

黃五福供詞

黃五福供我係正藍旗滿洲長命保佐領下步甲年五十三歲在東華門外小甜水井居住看街母親趙氏現年八十二歲兄弟黃二當宗人府莫即格那陳德我與他認識多年本月十五日陳德來說他要同著他的丈母小兒子寄住我家我因素來認識當即應允他們就於十六日搬來同住陳德大兒子是十八日來住下的陳德每日在外我覓傭工地方夜間回來住宿連日他並沒有向我說什麼話今日我一早出去看街隨後回家吃飯聞得母親說陳德已於早間出並不曉得他到那裏去是實

對兒供詞

對兒供我年十三歲陳德是我父親哥哥叫祿兒雇給崔家傭工母親死有兩年了向在西城能仁寺姑娘家居住本月十六日我

跟著父親及外祖母搬到黃五福家寄住十八日我父親叫我哥  
哥回來住了兩天今日早間我父親對我說要尋胡老二去替我  
我個傭工地方也好過活就同我哥哥都出去了停了一會我哥  
哥來說父親在外鬧事你還不知道嗎我問他鬧出什麼事他說  
不知道他就去了是實

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一日上諭

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一日奉旨慶桂等奏神武門內拏獲兇犯  
陳德查明管轄門內門外之大臣官兵等分別定擬一摺該大臣  
官兵等職司門禁未能先時稽查臨時又未能協同捕拏實非尋  
常疎忽可比所有神武門內管轄西邊之護軍章京賢福著革職  
發往熱河披甲當差護軍五名一併革去錢糧柳示三個月滿日  
鞭責發落其在西邊站立之內務府護軍校護軍八名一併革退

仍枷示一個月該犯係進東華門繞至神武門所有該班之護軍

統領阿哈保若交部嚴議必議以革職

硃批（亦屬應得之罪）

但阿哈保曾在

軍營出力受傷賞給世職著革退御前侍衛護軍統領副都統加

恩仍留世職併賞副都統職銜在乾清門行走其在東華門該班

之章京明保著革職護軍校護軍二十名著交該管大臣嚴行懲

責至神武門內東邊站立之侍衛廣裕台與阿白鳳山楊超泰四

員及護軍章京瑞慶俱著交部議處其八旗護軍五名並內務府

護軍八名著交該管大臣嚴行懲責其門內東邊侍立進六班之

肅親王永錫副都御史萬寧副都統薩敏著交宗人府及各該部

議處至內務府護軍統領常青長闌及章京四員雖係分拏正門

及左右兩門不能分身協拏但於該犯潛匿時未能先時查出早

爲捉捕亦著交部議處其餘在門外侍立之前鋒統領成寬及該

班章京護軍校護軍等俱著加恩寬免該管禁門大臣等

硃批應視

事如家事世受國恩豈可如此漠不相關良心何在嗣後於各門稽查出入務須倍加嚴密

以昭慎重倘再有疎懈必當從重治罪欽此

閏二月二十一日慶桂等奏摺

臣慶桂臣董誥臣劉權之臣戴衢亨臣德瑛謹奏為遵旨議奏事

昨於神武門內拿兇犯陳德所有管轄門內門外之大臣官員等

未能先時稽查臨時又未能協同拿捉奉旨交臣等詳查分別定

擬具奏茲查得神武門內管轄西邊護軍章京賢福及護軍五名

均應有查拿閒人之責乃於該兇犯潛藏在彼毫無稽查又未帶

同捕拿應將賢福革職硃批發往河披甲其護軍五名一併革去錢糧柳

號三個月滿日鞭責發落其在西邊站立之內務府護軍校護軍

八名均未上前幫拿應請將該護軍校護軍八名一併革退硃批柳示



月一個) 查該兇犯係進東華門繞至神武門所有該班之護軍統領

阿哈保及在東華門值宿之章京明保漫無覺察應請將明保革

職阿哈保交部嚴加議處殊批(革退御前侍衛護軍統領副都統)仍留世職併副都統職銜乾清門行走

其在東華門該班之護軍校護軍二十名應請交該管大臣嚴行

懲責其神武門站門之前鋒統領成寬雖在門外並未趕進協捕

亦應請交宗人府議處(寬免)其門內東邊站立之侍衛廣裕台興

阿白鳳山楊超泰四員及護軍章京瑞慶護軍五名並內務府護

軍校護軍八名並未趕過西邊幫拿亦有不合應請將該侍衛章

京等交部議處其八旗護軍五名及內務府護軍校護軍八名應

請交該管大臣等嚴行懲責其門內站立進六班之肅親王永錫

副都御史萬寧副都統薩敏失於覺察亦有不合應請將永錫萬

寧薩敏交宗人府各該部議處門外該班之章京長春及護軍校

護軍二十名因在門外並未進內協拿亦屬拘泥應請將該章京  
交部議處硃批俱寬免護軍校護軍等交該管大臣責處至內務府護  
軍統領常青長闈及章京四員硃批應議處係分拿正門及左右二門  
自不能分身協拿應請免議所有臣等分別定擬緣由理合繕摺  
具奏伏乞皇上訓示謹奏閏二月二十一日

閏二月二十一日軍機處奏片

臣等遵將內務府包衣達常索傳到面詢據稱我從前承應誠妃  
娘娘專奉其時太監楊姓係當誠妃娘娘他坦達初立他坦時所  
有碗盞什物皆係我備辦送交彼時陳德正跟著我曾經叫他同  
著官人送過至主位赴園及進宮時移載物件車輛亦係我承辦  
也曾叫陳德同官人照料過想來陳德與楊太監曾經識面後來  
我將陳德退出這幾年來就不知他往那裏去了至楊太監係何

名現當何處首領我都不知道等語查昨據陳德供稱與太監楊進喜相識相應請旨將楊進喜交臣等一併質對謹奏閏二月二十一日

軍機處奏片

臣等遵旨將太監楊進喜與陳德質對據楊進喜稱我嘉慶二年當誠妃娘娘他坦達時陳德係跟隨內務府包衣達常索曾送碗蓋什物到他坦內所以與他認識這五六年來並沒有見過陳德的面訊之陳德是否係你供認識的楊姓太監據該犯供稱實係此人這幾年並沒見他等語查太監楊進喜並無另有應行質訊之處相應請旨令其照舊當差謹奏閏二月二十一日

軍機處奏片

臣等遵旨將該犯陳德等會同嚴加訊鞫該犯所供與昨日無異

詰以究係因何持刀逞兇該犯堅不吐實隨將陳德幼子對兒隔別窮詰設法開導據對兒供出伊父搬至黃五福家內之後與素常相好之王四住居相近時常往來十六十九等日伊父在王四家說話至一二更天纔回并不許對兒跟隨同去王四有無知情同謀對兒不能供指當即查拿王四到案王四祇供認與陳德熟識往來屬實十六等日陳德曾到伊家閒談道及貧苦並無別話其持刀行兇之事亦未一語透露旋又將陳德長子祿兒提到審訊據祿兒供稱二十日早伊父帶同出門曾有即刻要死之語伊見伊父在人羣之內拿刀往前一跑即被多人圍住將伊擁擠跌倒伊即回家此事並不知伊父因何起意臣等伏思陳德既與王四往來甚密且於十六等日談至二更斷無不將目前所行之事向伊商量祿兒係陳德長子二十日早既經帶同出門目擊伊父

持刀情事焉有不預先告知之理逐一嚴加究詰據王四祿兒等均堅供如前伊等並無商謀及知情容隱等事並將昨日在陳德家內搜出書冊字札等件逐細檢查並無別項違碍字跡臣等復將陳德擗耳跪鍊訊以是日皇上由神武門進宮在花園門換轎你必是素日知道的你即要尋死何以不在街上路旁必欲持刀入內直奔轎前究竟什麼意思據供我聽見街上墊道曉得皇上進宮初只聽見走西華門後來我進內向人打聽曉得皇上進神武門我就到那裏去的也並不知道皇上在花園門外換轎的事至我拿小刀奔到轎前原想是要驚駕等語詰以你要想驚駕是何意思有何人主使嚴切跟究據供實係窮苦難過要尋死路我於十八日就想等皇上進宮時我上前驚駕犯了這個罪自然立刻將我剝死我也死得爽快實係我糊塗自作的孽並無他人主

使等語臣等詳核該犯供詞已自認要想驚駕實堪髮指惟再四詰以因何萌此逆念該犯仍復茹刑不吐再王四與陳德往來甚密詰以有無向伊談及起意行兇之處王四供詞始終躲閃不肯一語實供尙應切實熬訊務得確情謹先將訊出供詞及伊子祿兒並王四黃五等供詞一併錄呈謹奏閏二月二十一日

祿兒供詞

祿兒供我年十五歲陳德是我父親我母親張氏已死兄弟對兒十三歲今年正月間我父親因閒住日久把衣服當完愁悶不過本月十四五間在酒舖內不知與何人吵嘴就用小刀扎人是黃五福攔住奪下刀子黃五福回家說過都可查問的我自去年雇給崔姓家傭工本月十八日我父親叫我告假回家看我老老我見我父有些氣悶的樣子昨日早上父親帶我一同出門說與我

另我雇主我跟父親進了東安門父親在酒舖內喝了半碗紹興酒半碗木瓜酒就同我進東華門繞到神武門內父親說我與你說一句話我即刻就要尋死了你可不要來認屍我問他這是什麼緣故父親說一會兒你就看見了你不用管隔不多時望見黃轎到來父親往前一跑纔見他手裏拿著刀子就有好些人把父親圍住我被擁擠跌倒地下爬起來就跑回家裏見我兄弟對兒在家頑耍我說你不要樂了父親已鬧出事來至我父親拿刀混鬧我先時並不知道是實

王四供詞

王四供我原係山東青州駐防出旗爲民現當正藍旗滿洲步兵領催年六十歲父母俱故兄弟王九充當本旗步甲我在長安街地方當差這陳德我素日認識今年閏二月間陳德搬至東城黃

五福家居住與我住的房子不遠十六日晚陳德到我家來說越窮苦不能養丈母兒子們我對他說只好我一傭工地方十九日晚又來閒談到定更時纔回也不過叙些家常並沒有說過要持刀行兇的話是實

### 黃五福供詞

黃五福供陳德於本月十四日搬至我家說要寄住數日我因平素熟識是以留下是日同伊到茶館吃茶他說要喝酒就見他喝了一壺座間有一不認識的人就與陳德閒談各處出產物件那人說攬攬出在臺灣陳德就說是藏裏出的兩下分辯陳德酒後生氣就拔出小刀要扎那人那人起身走了未經扎成我就勸他回家次早我對陳德說你如此鬧事如何我留得你住他反生氣說我將來總要我一硬對兒那怕官員們拿刀扎死了一個我與



他抵償扎了兩個我抵償了還便宜一個若扎四五個我就便宜好幾個我就在這幾天內總鬧事我聽此言語甚屬害怕就告訴我母親借切菜爲由向陳德誑出小刀那知他把刀佩在身邊總不肯借給至二十日我上街當差他如何至神武門鬧事之處我實不知道所供是實

### 德瑛等奏片

臣德瑛等謹奏所有在禁城內動刀兇犯陳德一案節經錄取供詞恭呈御覽昨日酉刻將該犯帶回臣部經派出司員仍又輪班將該犯徹夜熬審矢供如前臣德瑛等本日辰刻到署提訊該犯神氣消沮與初到案時桀驁情狀迥異當即覆加嚴詰究係何人指使據供我因窮苦不過往後難過日子心裏氣惱本月十四日在茶館內與那同喝酒的人吵鬧我就拿刀子要扎他被黃五福

奪刀勸住了我心裏愈覺氣忿忽然想要求死又要死的明白起了這個念頭遂亂想胡行起來如今追問我主使的人原是應該追問的但我實在無人主使實在供不出來我總是求死所以被拿時逢人亂扎並無別的意思午刻傳到該犯所供孟明家工人張老頭據稱伊主孟明外出跟官這陳德原在孟宅多年因屢次醉鬧今年二月將他辭出主母還給過他幾吊錢別的事不知道等語臣等查該犯如果在孟姓家多年本年二月方經辭出其平日所作何事與何人往來之處似可跟究得實但張老頭供語含糊不足憑信現在差傳孟姓之子即刻到案訊取供詞外仍令該司員等將該犯設法推鞠臣等於二十三日早晨赴園具奏一面將該犯等解園候審所有本日提訊情形理合繕片臣等謹奏阿違旨到園奏聞謹奏閏二月二十二日

軍機處奏片

臣等復提陳德會同跟訊該犯始供與前兩日所供無異繼經臣等反覆推究並未加以刑求旋據供出我於嘉慶二年曾做過一夢夢見一個人領路好像是我朋友王福我到個地方有些房屋我夢裏說是東宮我瞧了一會又到廚房那王福就不見了又記得嘉慶三年上夢見我在無水橋下躺著忽像有人拉我上橋我在橋上一看像在一知府大堂後頭我身上穿著程鄉繭蟒袍我就醒了後來我又看見文昌書鈔覺得心裏開悟想這兩夢東宮是守關的意思橋底睡的是個蚪龍知府堂是個黃堂程鄉繭蟒袍是個黃龍袍我將來必有朝廷福分又記得乾隆五十七年到嘉慶二年上共求過正陽門內籤五枝都有好話我近因窮苦不過想我自己的本事又有夢兆籤語必有好處就動了不安本分

的心這幾年來時常糊思亂想本月十六日知道皇上於二十日進宮我就定了主意曾見過隨從官員們都帶腰刀我又無錢買刀又恐帶着腰刀不准進門就帶着小刀想進禁門後等皇上來時就把小刀在官員們身邊割取腰刀砍退幾人直奔轎前驚了聖駕皇上自然諸事由我可得好處不料天網恢恢卽被拿獲等語臣等查核該犯所供情節實堪髮指當將該犯掌責跪鍊該犯直認不諱隨調查前在該犯身邊搜出籤語訊明求籤年分同供詞一併呈覽該犯罪大惡極自當令其備受諸刑再行磔死應請仍交刑部司員連夜苦熬俟明日九卿科道會訊後再行奏聞請旨至此外應訊人證供詞謹一併恭錄呈覽謹奏閏二月廿三日

僧額布供詞

二等侍衛宗室僧額布稱這陳德從前名叫陳岳我認明不錯他

自乾隆五十二年雇給我家服役至五十七年辭出他在我家並未鬧事退出後從沒見過他是實

孟啓基供詞

孟啓基供我係順天府宛平縣人年十八歲父親孟明年四十九歲現在江蘇織造那大人衙門服役母親沈氏年四十七歲同我在京裏北城方家胡同居住嘉慶三年間我父親在家時用京錢十五吊憑媒典這山東人陳德同妻張氏在我家服役每月菜錢一吊陳德素常原是安靜六年二月間他女人張氏病故是我家替他買棺殮埋了去年十二月間他胞姊姜陳氏病故他向我們親支了月錢京錢十二吊買棺材使用到今年正月陳德時常喝酒在院歌唱哭笑我母親恐怕他鬧事於二月二十五日就叫原媒人將他領去他借的錢文同典價都不要了他寫有領字給我

收執至他平日並無閒人來往他出去後也沒到我家來如今他鬧出甚麼事來我都不知道是實

### 黃二供詞

黃二供我是黃五福的兄弟我向來在宗人府充當莫即格本月十六日有我哥哥的相好陳德搬來寄住每日晚間我遇着陳德回來的時候也說些閒話他總是說他運氣不好父子們都還要我吃飯地方呢我也曾好言勸解他原是有有的並沒有聽見他說要尋死鬧事的話日間也沒見有人來找他如果他說要尋死鬧事我與哥哥還敢留他嗎到二十日早陳德何時同祿兒出去我原沒理會已飯時祿兒回來說他父親在神武門內鬧事我纔知道的是實不知他鬧事是何主意是實

### 蔣興國供詞

蔣與國供我係直隸深州人年三十三歲父母俱故有哥哥蔣興周現在河北地方女人王氏生有一男一女我於上年正月間來京當木匠生理有看街兵李姓與我認識引薦我到王四家居住每月房租京錢三百文今年閏二月十五日起更時我傭工回來見這陳德同王四在屋內說話我與陳德素不認識各自坐下聽見他們說的都是跟官并做生理的話不多一會陳德就走了十六十七兩日我回來的晚沒有見陳德的面十八日點燈時候我回家後陳德又到王四家坐下我因有鄉親鄭二來我我說話我就同著鄭二出去到茶館內喝茶回來時候陳德已經走了十九日我是二更纔回家的並沒見陳德的面我實只見過陳德兩次此外再沒見過陳德的面也沒聽見王四同他說別的話不敢混供是實

魏明亮供詞

魏明亮供我係直隸武清縣人年三十七歲泥瓦匠生理父故母存並沒弟兄妻子本年二月十五日我來京遇見素識的木匠蕭興國邀我到王四家一同居住閏二月十五日點燈時我見這陳德在屋內與王四說話並沒聽見他們說些什麼十六十七八這幾日晚上也沒有見陳德來過十九日我在鐵匠營地方做活就在親戚徐姓家住宿沒有回家這王四同陳德如何相好陳德如何鬧事我都不知道是實

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三日上諭

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三日奉旨此案著再添派九卿科道會同審辦欽此

軍機處奏片



臣等遵旨會同御前大臣綿恩拉旺多爾濟及九卿科道等公同審鞫將該犯陳德掌嘴二十板責三十並加刑夾收至四分該犯供詞與昨日所供無異復再三推鞫堅供實無同謀主使之入謹將本日刑訊緣由奏聞請旨謹奏閏二月二十四日

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四日上諭

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四日內閣奉硃筆諭旨二十日進宮齋戒將入順貞門突有一人趨出彼時朕乘轎已入宮門實未見其面貌差內監詢問御前大臣方知其兇悍拒捕情狀因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竟日所供情節出乎情理之外次日又添派滿漢大學士六部尚書會審所供矢口不移又命九卿科道一同會審仍如前供在諸臣見此等逆犯義憤自不容已必欲窮究主使何人同謀何人有無黨羽反覆究詰悉心訊問忠君爲國之忱必應

如是盡心窮詰併非假鍊周內也然朕爲天下共主以誠心御下毫無猜忌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八年以來雖無仁政及民然亦不敢妄行誅戮既不妄殺有何仇怨舉朝臣工皆同朕之兄弟子姪至親骨肉朕又何忍令兇犯扳扯况實無疑忌之人乎總之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譬如獠犬噬人原無主使鷓鴣食母豈有同謀若一味刑求反肆狂吠所言之人如何存活即不究問終是疑團所損者大矣朕所慙懼者風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驚予之事當謹身修德勤政愛民自省己咎耳所有此案兇犯陳德併二子即行公同按律定擬具奏候旨施行其餘俱行省釋不可累及無辜但二十日捕捉兇犯之時定親王綿恩首先奮力推却衣被浮傷固倫額駙親王拉旺多爾濟御前侍衛丹巴多爾濟珠爾杭阿扎克塔爾桑吉斯塔爾同擒逆犯即時就縛丹巴多爾濟身被三

傷實堪嘉尙是以超封貝勒綿恩等俱分別加恩矣然御前侍衛及各項人等彼時不下百餘人而奮不顧身擒捕兇犯者祇此六人在綿恩拉旺多爾濟等六人受恩固厚然百餘袖手旁觀之人竟無一受恩厚者乎綿恩係朕之姪拉旺多爾濟係朕之額駙固應休戚相關朕懷深慰然百餘袖手旁觀者豈無朕之至親豈非世受國恩之臣僕乎見此等事尙如此漠不關心安望其平日盡心國事耶朕之所深懼者在此而不在彼諸臣具有天良自問於心能無愧乎特書此諭中外知之欽此

軍機處奏片

蒙發下硃筆諭旨一道臣等謹傳集御前大臣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大學士九卿科道等敬謹宣讀綿恩等敬聆之下俱不勝感懷欽服之至僉稱我皇上御宇以來勤政愛民仁恩廣霽壽域內

外臣工莫不尊親愛戴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悖逆之犯實爲人人髮指經大學士九卿科道等連日將陳德一犯會同窮治推鞠擬將該犯備極諸刑以抒公憤乃蒙我皇上擴如天之量惟恐案關重大稍涉株連並慮嚴刑之下妄有牽引特命將該犯熬訊審出確情後即公同按律定擬明正典刑其餘無干人證概予省釋仰見我皇上御下以誠仁慈曲被聖諭煌煌大小臣工彌增感懷至臣綿恩臣拉旺多爾濟臣丹巴多爾濟臣珠爾杭阿臣扎克塔爾臣桑吉斯塔爾皆受恩深重近在左右當倉猝之際竭力防護分所宜然前已蒙格外恩施茲又敬承獎諭感激涕零實非語言所能殫述至其餘侍從人等未能將陳德一犯協同捕捉理應從重治罪今蒙聖主格外天恩不加嚴譴僅降旨切責撫衷循省感愧交集實在無地自容等語謹奏閏二月二十四日

保寧等奏摺

臣保寧等跪奏爲會同審明大逆兇犯遵旨按律定擬具奏事竊  
照本月二十日皇上由圓明園進宮齋戒聖駕進神武門將入順  
貞門突有兇犯自神武門內西廂房南山牆後趨出經御前大臣  
定親王綿恩固倫額駙親王拉旺多爾濟御前侍衛扎克塔爾珠  
爾杭阿乾清門侍衛丹巴多爾濟桑吉斯塔爾等上前擒捕該犯  
手持小刀將丹巴多爾濟扎傷三處並將綿恩褂袖扎破當將該  
犯拿獲奪下兇刀并於身邊搜出籤語等件奉旨交軍機大臣會  
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欽此當經臣慶桂等提犯詳細研訊該犯  
始則言語支吾臣慶桂等設法推鞠惟據供出姓名住址及因貧  
情急要尋死路等語其實在逆謀實情一字不肯供吐二十一日  
奉旨添派滿漢大學士六部尙書會同審訊仍復狡飾如前臣保

寧等以該犯所供自尋死路一節適出情理之外斷棄實情連日熬訊加以據耳跪煉押橫始猶茹刑不吐至二十三日將該犯捺刑恐嚇多方開導始據供出起意謀逆各原由據供我姓陳名德年四十七歲係本京人祖父母早經身故並無伯叔兄弟父親名叫陳良母親晁氏從前典與旗人松年家爲奴我生下八個月就同父母跟松年往山東青州府同知任所我七歲時松年故後我父母不跟進京就在青州住下後來在山東章邱等縣跟官二十三歲娶青州駐防出旗爲民張五勒之女張氏爲妻到二十九歲上我母親死了三十歲父親又死我在山東沒有地方想起有個堂姊嫁在京城姜姓生有外甥六格充當內務府正白旗護軍我於三十一歲就進京找他尋覓地方後來同妻張氏雇與侍衛額布家服役在彼五年三十九歲又跟內務府包衣達常索也有

三年到嘉慶三年上我同妻子典給方家衛衛跟官的孟明家當廚役在彼五年前年二月間我女人死了我有妻母張宋氏年已八十去年秋間跌成癱廢靠我養活我兩個兒子一個十五歲叫祿兒前年雇給回子學生崔宅一個十三歲叫對兒我帶著在孟明家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孟家嫌我喝酒唱鬧將我退出我就同對兒出來到外甥姜六格家住下我堂姊已於上年臘月病故外甥正在穿孝房子又小有我妻母不便久住一時又沒有地方因想有個舊朋友黃五福是抓帽胡同當看街的就於本月初十日到伊家商量借住黃五福應允我於十五日同我妻母對兒一齊搬去我貧苦難度又無地方居住一家老少無依因想起我於嘉慶二年曾做一夢夢見一人領路像是我朋友王福領我到個地方有些房屋我夢裏說是東宮我瞧了一會又到廚房那王福

就不見了又記得嘉慶三年夢見我在無水橋下躺著忽似有人拉我上橋我在橋上站著看來像是一知府大堂我身上穿著程鄉繭蟒袍我就醒了從前不能解釋因何有此夢兆後來我看文昌書鈔覺得心裏開悟想這兩夢東宮是守闕的意思橋底睡的是個蚪龍知府堂是個黃堂程鄉繭蟒袍是個黃龍袍又記得乾隆五十七年到嘉慶二年共求過正陽門內籤五枝都有好話我想自己的本事又有夢兆籤語將來我必有朝廷福分就動了不安本分的心這幾年來時常糊思亂想本月十六日知道皇上於二十日進宮就定了主意又想從前見過隨從官員們都帶腰刀我因無錢買刀又恐帶着腰刀不准進門就帶着小刀想進了禁門後等皇上來時就把小刀在官員們身邊割取腰刀砍退幾人直奔轎前驚了聖駕皇上自然諸事都由我了到了二十日我就



聽其先行回國不必復令等候設管船夷官有托故耽延之處即當詞嚴義正向其曉諭飭令開行勿任逗遛再此次暎咭喇國表文內懇請派人留京居住一節其事斷不可行已頒給勅書明白諭駁此等外夷究屬無知今不准所請未免心存觖望廣東嶼門地方西洋各國俱有人在彼貿易此內即有暎咭喇之人現在不便因該國妄有陳乞遽爾禁其貿易特恐該貢使因不遂所欲與西洋各處夷商勾串齊行小有煽惑不可不預爲之防再著傳諭長麟於到任後會同郭世勳務宜不動聲色密爲留心察看如無勾結情弊固屬甚善但既有暎咭喇所請不准之事總當隨時留心先事防範亦不可略有宣露致涉張皇或萬一有其事總以安撫別國商人不令與彼合爲安然此不過過慮想無其事也長麟現在尙未抵粵並著郭世勳一體遵照妥協辦理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

八月二十八日廷寄

大學士公阿大學士伯和字寄兩廣總督長廣東巡撫郭傳諭粵海關監督蘇楞額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昨因暎咭喇國表文內懇請派人留京一節未准所請恐其心存餽望已傳諭長麟等留心防範今又思暎咭喇在西洋諸國中較爲強悍且聞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國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帶夷人畏其恣橫今不准其留人在京該國王奉到勅諭後或因不遂所欲藉詞生事亦未可定雖該貢使目睹天朝體制森嚴四夷畏服且該處遠隔重洋歷都越國斷不敢妄生衅隙但畧門地方暎咭喇船隻居其大半設該國無知妄行或於畧門夷商內勾通煽惑齊行滋事亦不可不預爲之防在西洋各國赴天朝貿易

畏服聲教由來已久未必肯爲附從第恐暎咭喇素習桀驁船多人衆別夷商等不免被其恫喝吉慶業於二十一日起程赴浙山東距浙江甚近九月初十日內即可抵任長麟接奉此旨後即委員將巡撫關防迎赴嘉興一帶交吉慶接收長麟即赴粵東新任以便與郭世勳恪遵節次諭旨隨時留心密爲查察朕又思暎咭喇國貢使欲由廣東回國之意必以此次向天朝進貢大皇帝十分優待並妄稱許令總理西洋各國貿易之事向各夷商等誇大其詞欲思從中抽分稅銀以爲漁利之計西洋各國夷商本素畏暎咭喇強橫而該國在粵門貿易較多今又假天朝聲勢捏造諭旨誑誘夷商均未可定長麟到粵總在該貢使之先務須會同郭世勳蘇楞額先向西洋別國各夷商詳晰曉諭以暎咭喇入貢天朝極爲恭順但該貢使到京後有欲駐京經營貿易之事俱經駁

斥現在伊等由廣東回國恐有假捏大皇帝聖旨欲向爾等總理貿易抽分稅銀等事斷不可信其謊言轉於爾等有損無益此次暎咭喇貢使到京祝嘏事畢大皇帝不過照常賞賚即令回國其懇求留人在京照管買賣之處已不准行特先爲諭知爾等以免將來爲其所愚如此明白曉諭各夷商行頭自必心懷感激且其與暎咭喇是否和睦情形亦可知其大概即行迅速覆奏再聞畧門有西洋尼僧在彼焚修各夷商俱極信奉遇事聽其指揮割斷未知暎咭喇夷人是否信奉如此尼僧向不與暎咭喇一氣交結可將以上曉諭夷商各情節亦使之聞之令其暗中作主若此夷尼係與暎咭喇通同一氣者即不必告知恐轉有洩漏總之此事與其事至而後圖維不若先時而加防範俾該夷使不得行其貪利狡謀方爲妥協該督等務宜遵照節次諭旨不動聲色隨時留

心查察不可稍事張皇不過朕思慮所及預爲指示以期有備無患想亦必無其事萬一該國有煽惑情弊該督等總當安撫別國商人使其各安生業不令與暎咭喇勾合仍一面據實速奏候朕裁奪再該使臣入貢時沿途海口曾經降旨飭令該督撫轉飭各營汛排列隊伍以壯觀瞻今該使臣到粵回國時並著該督等即飭各標營所有墩臺營汛及旗幟器械務宜鮮明整肅俾該夷人等見天朝兵威壯盛不敢稍萌輕忽並禁止洋行別國夷商與彼往來致有勾結之事將此轉諭長麟並諭郭世勳蘇楞額知之以六百里加緊發去仍六百里加緊廻奏朕爲此事甚縈念也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八月二十八日廷寄

大學士公阿大學士伯和字寄兩廣總督長乾隆五十八年八月

二十八日奉上諭昨據長麟奏喚咭喇國船先到浙江者三隻八月十一日提臣王彙等詢之船內夷官稱若再寬停數日則病人俱可就痊那時即便開行回國其小夷船二隻係在天津隨後開行亦於十一日駛至浙江船內夷人稟稱我們暫停四五日修理船上器具就要開行不與前來三船同走並將所寄貢使書信二封一併咨送軍機處進呈等語當交軍機大臣將書信二封發交該貢使閱看據稱書信內係言到浙夷船五隻先令四隻開行回國其一隻暫留珠山地方等候管船夷官嗎唎唎到後方可開放等因與長麟所奏不符該國船隻既欲暫留一隻等候夷官嗎唎唎何以長麟摺內又稱五船俱要先回似已普行開放況暫停數日即便開行之語係八月十一日該夷官面向提鎮等告稱而長麟此摺係十八日拜發相距已將一旬長麟發摺時該國船

隻究竟曾否啓旋並未詳細聲叙自因該國船隻停泊定海地方  
長麟未經親往查看僅據提鎮道府等到船詢問之詞覆奏該提  
鎮道府俱不通曉紅毛言語任聽通事人等裝點支飾率行咨稟  
雖京中貢使之言亦難盡信但所稱暫留一船等候夷官一節長  
麟並未查明遂據提鎮道府等所詢之詞遽行入告所奏殊未明  
晰著傳旨申飭仍著長麟據實查明該夷船五隻究竟曾否全開  
抑尙留一隻在彼等候之處即行六百里迅速覆奏至管船夷官  
嗎映哆嘶前已有旨諭知長麟斷無因該夷官一人派員沿途伴  
送赴浙之理如此旨到時該國船隻業經全開則已如尙留一隻  
在浙逗遛長麟務即嚴行曉諭該船夷人以爾等患病准令在寧  
波地方醫治係屬天朝格外恩施優加體恤令病已痊好且貢使  
來信已令爾等先行回國豈容託故耽延如此辭嚴義正飭令速

行開放旋國想長麟以本省大員聲勢較大飭令開船該夷人等亦不敢稍有違拗也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仍將該國船隻於何日全行開放及該督摺由夷船開放數目因何與貢使所稱不符之處速行六百里加緊覆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勅諭

奉天承運皇帝敕諭暎咭喇國王朕光宅四海統御萬邦遠至邇安澤既覃夫中外薄來厚往恩尤偏於懷柔嘉茲恭順之忱式賁寵綏之命爾暎咭喇世居西澗地隔重瀛名不隸於職方事罕徵乎史冊因嚮風而慕義始獻養以趨廷謂前者八旬未預延釐之慶今值萬壽來伸祝嘏之誠薦陳備列夫多儀利涉遠逾乎萬里是謂一心以向日敢云惟德之動天朕既召見使臣俾遂覲揚之願偕茲藩服同沾讌賞之榮軫念勤劬按日優頒餼廩遠虞匱乏



計年寬給餼糧爰逮使還聿彰亶告所有錫賚珍綺具如常儀加賜彩緞羅綺文玩器具諸珍王其祇受於戲曰壽富曰康寧朕惟自彊勉不息有民人有社稷王宜敬事永無愆其悉不寶遠物之懷永副同底太平之化故茲敕諭毋替欽承

八月二十八日軍機處奏片

謹將頒給唵咕喇國敕書呈覽俟發下後填寫九月初三吉日遵旨於明日頒發其賞單內開列各件字數較多現在趕緊繕繹繕寫隨後再行補給謹奏八月二十八日

八月三十日軍機處奏片

謹將頒給唵咕喇國敕書呈覽俟發下後填寫九月初三吉日遵旨於明日頒發其賞單內開列各件字數較多現在趕緊繕繹繕寫隨後再行補給謹奏八月三十日

八月三十日軍機處奏片

臣等謹擬寫敕諭進呈發下後即繙譯清文遵旨不再呈覽以便趕緊繕寫謹奏八月三十日

八月三十日上諭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三十日內閣奉上諭現在暎咭喇國貢使瞻覲事竣於九月初三日即令起程由內河水路前赴廣東驛門附該國貿易船隻放洋回國已派侍郎松筠沿途照料所有經過各省須專派大員管領兵弁接替護送直隸省著派慶成山東省著派富成江南省著派王柄江西省著派王集廣東省著派托爾歡各該員務須迎至入境交界處所協同妥爲照料管束欽此

八月三十日廷寄

大學士公阿大學士伯和字寄直隸山東江南江西廣東各督撫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三十日奉上諭現在暎咭喇國貢使瞻觀事竣於九月初三日起程由內河水路行走赴廣東舉門附該國貿易便船回國已派松筠沿途照料其經過各省接替護送之提鎮大員已派慶成富成王柄王集托爾歡矣此次該使臣等賚到該國王表文並遞呈稟有越分妄請施恩之事已頒給敕諭明白詳晰駁斥此等外夷本屬無知今不准其所請未免心懷觖望雖經過省分見天朝體制森嚴斷不敢妄滋事端但所欲不遂沿途或觀望逗遛別生枝節亦未可定此次派出松筠及接護各提鎮大員原爲催趲彈壓俾貢使等知所畏懾儼程前進所有經過省分營汛墩臺自應預備整肅倘松筠等有稍需兵力彈壓之處即應聽檄調遣俾資應用若呼應不靈致有掣肘惟該督撫是問將此各傳諭知之欽此

八月三十日軍機處奏片

查寄信長麟喚咭喇國到浙船隻即令開行毋任逗遛諭旨係八月十七日由六百里加緊發往約二十二日可以接奉該撫遵旨轉飭後由六百里覆奏約於九月初一二間可以奏到謹奏八月三十日

六日將已刻各書並板片在縣呈繳該縣涂躍龍當即批候閱示  
至初九日蔡嘉樹亦將一柱樓等書並沈德潛所作徐述夔傳在  
縣呈首其呈內聲稱恐有違碍未將語句摘出該縣因見傳內稱  
其一柱樓詩業已付梓並列有徐述夔所著未刻書名而徐食田  
所繳已刻之書尙未全備於十一日出票指名傳繳徐食田復於  
十六日將其未刻抄本三種繳縣批候解局二十一日將蔡嘉樹  
與徐食田爭控贖田之案斷令徐食田撥給蔡嘉樹墓田十畝完  
結該縣旋赴鹽城縣協辦緝拿鹽梟之事於五月內回署經其幕  
友查出書中有引用呂留良之語及詞句違碍之處該縣隨以前  
情具稟江寧書局並將各書呈解該局員保定緯等因書局向例  
凡違碍之書未經粘簽者即將原書發交原繳之員加簽送局其  
徐食田所呈伊祖徐述夔書籍查未粘簽即照例稟請藩司將書

發縣粘簽蔡嘉樹於控案完結後向書辦金長五詢問徐食田繳書批語該書隨將十六日續繳書籍批語抄給蔡嘉樹因金長五抄給批語日期係在伊呈告徐述夔書籍之後心疑徐食田賄囑該書改告爲首隨又將書內明朝期振翮等句摘出赴藩司衙門具控其時該縣解局之書業據書局委員稟請發回該縣粘簽經陶易幕友陸琰於呈內擬批書板已經呈縣如有違碍應行銷毀該縣自當繳局與爾何干顯係挾嫌傾陷又于牌文內改入蒐羅違碍書籍若祇字句失檢將舉首之人以所誣之罪反坐各等語送陶易閱看標日畫行飭發揚州府謝啓昆行提犯卷查審該府謝啓昆接到批詞牌文見有與爾何干明係挾嫌傾陷等句於事理未爲平允隨於行縣提取犯卷書籍文內將此數句刪去該縣於七月中旬將人犯卷宗及徐述夔書籍解府謝啓昆于二十二

日勘災公回檢閱書籍內悖逆語句甚多隨自行逐一簽出並拘  
獲校書之徐首髮沈成濯二犯審訊間經江蘇學政劉塘奏奉諭  
旨查辦署督臣薩載撫臣楊魁行查此案原委謝啓昆隨將簽出  
書內違碍語句摘出于八月初十日通稟一面將人犯卷宗親押  
赴蘇經該督撫遵旨將全案人犯先後解京審悉前情臣等以徐  
述夔身列賢書生降盛世乃敢編造狂悖詩句妄肆讟議實爲罪  
大惡極神人共憤凡屬臣民經見其書無不切齒痛恨乃藩司陶  
易於蔡嘉樹呈控之時不即嚴行查辦轉欲徇袒徐食田消弭重  
案而其幕友陸瑛既見蔡嘉樹呈內指出明朝期振翻一舉去清  
都悖逆之句輒敢以與爾何干顯係挾嫌傾陷之語將其呈詞批  
駁且于牌稿內改入將舉首之人以所誣反坐等語顛倒是非且  
於知人欲告而自首止准減罪不准免罪之例竟置不問實屬有

意偏徇該縣涂躍龍該府謝啓昆亦俱不立時稟報均屬辦理遲延其徐食田呈繳書籍既因聞知蔡嘉樹欲告始行呈首蔡嘉樹向縣書金長五抄批時又只抄給後次繳書之批則蔡嘉樹呈遞藩司詞內所稱徐食田賄囑改告爲首之處其中亦自有倒提月日情弊至校書之徐首髮沈成濯二人命名之義均毫無情理而四字連屬則係隱刺本朝薙髮之制其植黨狂噪尤爲可恨因復向各犯逐加究詰據徐首髮供因初生時髮長乳名髮兒九歲從徐述夔讀書爲之取名首髮並告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義故字爲受之曾聞徐述夔言本朝剃頭不如明朝不剃頭好看且自稱其學問如在明朝可與唐荆川董思白相仿如今人看不出來的話至我止從他讀了兩年書後來即另從師改名首發應試入學現有學冊可查的又據沈成濯供幼時從徐述夔讀書爲之取



名並聽見徐述夔說過明朝有頭髮如今剃了頭就是濯濯的意  
思並據各供校書名字係徐述夔故後伊子徐懷祖刻書時自行  
列入各等語是徐述夔父子悖逆實跡平時即經流露已屬顯然  
其蔡嘉樹所控徐食田賄囑縣書改告爲首一節據該書辦金長  
五供稱徐食田實係四月初六十六兩次繳書初次批語已示貼  
署前照牆衆所共見後蔡嘉樹向其抄批故只將後次批語抄給  
委無受賄倒提月日情事實訊蔡嘉樹亦稱只係心疑並無行賄  
憑據不敢固執等語是徐食田呈繳書籍實係聞告自首並非改  
告爲首亦屬無疑至幕友陸琰擬批改稿顛倒是非之處據供徐  
述夔所著書籍實因伊孫徐食田首繳在前蔡嘉樹呈控在後是  
以一時糊塗將蔡嘉樹呈詞批駁又改了牌稿送陶易閱畫發行  
素與徐食田並不認識實不敢有意消弭祇緣繳書之事日日皆

有竟將此項書籍亦視在應行繳銷之列並未細心查辦實係罪無可辭至徐食田與蔡嘉樹在縣結訟司署無從得知祇因蔡嘉樹在司具呈係在徐食田繳書之後疑爲有意挾嫌遂偏在徐食田自首一邊未將知人欲告而自首祇應減罪之例想到這就是我該死處只求從重治罪等語並據涂躍龍供自出示收繳違碍書籍之後東臺一縣共繳過七八十種俱係彙送省局查核故徐食田及蔡嘉樹初繳書籍時原未細看及自鹽城協辦鹽梟案件回來幕友看出徐述夔書內有引用呂留良銷毀之書並違礙語句隨經據實稟局並無別故謝啓昆供七月二十三日勘災回署檢閱徐述夔書內違碍語句甚多因事關重大不敢假手他人自己按句細看逐一粘簽至八月初十日始經稟報上司遲緩之咎實無可辭茲據陝甘總督將逆犯徐述夔和陶詩內作跋之毛澄

即黃斌於十一月十九日拿解到部臣等隨訊據毛澄即黃斌供我本姓黃係浙江湖州歸安縣學廩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在甘肅投充迪化州戶民捐納監生鄉試取中第二名舉人至我於徐述夔和陶詩內作跋是二十八年的事因是年我在拼茶場鹽大使已故姚德璘家坐館姚德璘轉煩我替徐述夔做的彼時我因要起身回家只將他詩卷翻了一兩頁未經看完他詩內如何悖逆我實在不曾看出我與徐述夔從不認得至他一柱樓詩我實沒有見過等語各等情反覆究詰三面質對均各矢供不移似無遁飾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正犯之子孫兄弟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知情隱藏者斬等語此案已死徐述夔身爲本朝舉人編造詩集講義等書敢將逆犯呂留良業經銷毀邪說引爲宗據

已屬悖逆不法至其一柱樓詩內狂肆謬妄不一而足甚有明朝  
期振翻一舉去清都之句借朝夕之朝作爲朝代之朝且不用上  
到等字而用去清都顯寓欲復興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極  
其子徐懷祖孽種相承輒將伊父所著逆書公然刊刻流傳並於  
篇首排列首髮成濯逆名作爲校對父子相濟爲逆實屬幽明共  
憤覆載難容負性含靈罔不痛恨徐述夔徐懷祖雖均伏冥誅應  
俱仍照大逆凌遲律戮碎其屍梟首示衆以彰國法而快人心徐  
食田係逆犯徐述夔長孫雖嚴訊尙無賄囑縣書改控爲首情弊  
但將伊祖逆書匿不舉首迨聞蔡嘉樹欲行呈控始行赴縣呈繳  
未便以自首減其應得之罪應將徐食田照大逆知情隱藏律擬  
斬立決伊弟徐食書係正犯之孫亦應依緣坐律擬斬立決徐首  
髮沈成濯俱係徐述夔學徒雖未隨同編造逆書但聽其命取逆

名又復列爲校對其徐首髮家查出詩帖臣等詳加閱看雖無悖逆字句而落款仍有首髮字樣且二人於徐懷祖刊刻逆書時並不舉發即與黨逆無異徐首髮沈成濯亦均應照大逆知情隱藏律擬斬立決其律應緣坐之正犯徐述夔親屬俟該督撫查明照律辦理所有財產照律入官陸琰係藩司衙門幕友承辦批詞稿件於此等悖逆詩詞視爲尋常應毀書籍轉將控告逆書呈詞批駁具於牌文內將原控之人斥以應行反坐雖據堅供與徐食田並無瓜葛其事亦由陶易標判發行但所擬批呈及所改牌稿偏重反坐一邊即係有心消弭重案其罪與陶易相等應將陸琰即照原擬陶易故縱大逆之罪擬斬立決至爲逆犯徐述夔和陶詩內作跋之毛澄即黃斌訊係已故姚德璘託爲代做該犯與徐述夔素不認識亦未將其詩卷看完其於一柱樓詩亦并未看見核

其情罪與列爲校對之徐首髮等尙屬有間但於和陶詩並未詳細檢閱妄行作跋亦難輕縱應將毛澄即黃斌於徐首髮等斬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已革揚州府知府謝啓昆雖於轉行藩司文內將陶易偏袒徐食田語句刪去並將悖逆詩句逐一簽出但於逆書重案遲延半月有餘始將粘簽之書稟送怠玩之咎實無可辭應將謝啓昆發往軍臺効力贖罪東臺縣知縣涂躍龍雖辦公回署後即將書中違碍之處稟明書局但於徐食田首繳書籍時未能立即查究殊屬玩延僅予革職尙覺寬縱應將涂躍龍杖一百徒三年以示懲儆局員保定緯訊明係照書局舊規辦理未經閱看書籍沈瀾係專管局內文移並不看書業蒙聖恩省釋開復書辦金長五倪錦訊無聽受賄囑改告爲首情事均應免議原告蔡嘉樹所控徐食田賄囑書吏等情業經審虛且於徐述

夔逆詞早屬知情不即舉首直因爭控田土挾嫌告發誠如聖諭非實知尊君親上但徐述夔悖逆書籍究係由伊呈控自應免其置議即予省釋再查原任禮部侍郎加尙書銜沈德潛所作徐述夔傳內稱其一柱樓詩已付梓並稱其品行文章皆可法是其於徐述夔所作悖逆詩句已經閱看沈德潛以儒生暮齒遭遇聖明不數年間用至卿貳並無爲國家出力之處告休在籍又蒙晉秩加銜並予食俸屢次南巡疊邀曠典而身故之後賜諡立碑入祀鄉賢更極榮寵乃其生前既爲逆犯之弟徐賡武論叙稱寃且目覩悖逆詩句並不切齒痛恨轉爲作傳揄揚是其昏眊顛倒上負國恩使沈德潛此時若在自應加以重譴今業經身故應請旨將其官爵加銜諡典盡行革去御賜祭葬碑文一併仆毀並將鄉賢祠內牌位撤出以昭炯戒所有臣等會訊徐述夔逆案分別擬議

緣由理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旨逆犯徐述夔徐懷祖俱著照議戮屍即派乾清門侍衛阿彌達馳驛前往東臺縣會同該撫楊魁監視辦理其沈德潛墓所應行仆毀之祭葬碑文並著阿彌達前往蘇州會同該撫監看磨毀字跡并將其石移棄他處以昭炯戒至徐述夔之孫徐食田徐食書及列名校對之徐首髮沈成濯並陶易之幕友陸琰俱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十一月二十七日上諭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内閣奉上諭本日大學士九卿具奏定擬等逆犯徐述夔一案已將各犯應得之罪分別降旨矣至據稱查出徐述夔之傳係沈德潛所作請將沈德潛從前所有官銜諡典盡行革去其鄉賢祠內牌位一併撤出及賜祭葬碑文



查明什毀等語實屬罪所應得逆犯徐述夔身係舉人且自其高曾以來均在本朝食毛踐土厚德涵濡乃於所作一柱樓詩各種敢於妄肆詆譏狂誕悖逆實爲覆載所不容至其詩內懷想聖朝之語無非藉以爲名不可信以爲實即以前明政事而請並無可以動民繫戀者如洪武開基嚴刑峻罰永樂篡逆瓜蔓抄誅士民無不含怨又如洪武因蘇松嘉湖各府爲張士誠固守遷怒及民浮糧加重寢至末季征歛日增累及天下民多愁苦嗟怨此皆見於史冊者有何可以繫念之處而追念不忘乎至我本朝列聖相承愛養百姓賑災蠲緩厚澤頒施而江浙浮糧之額節經裁減以除民害朕踐阼至今四十三年普免天下錢糧三次普免漕糧二次其他災賑之需動輒數百萬窮簷疾苦疊沛恩膏小民具有天良豈有不知感戴轉屬念於前朝全無恩德及民之理此不過抑

鬱無聊之人自揣毫無進路遁而爲此與匹夫匹婦之自經溝壑無異而讀書失志之徒遂托言懷想前朝以爲萬一敗露猶可冀以立名其肺腑真可洞鑒此等鬼蜮伎倆豈能匿於光天化日之下若無知者以此輩爲真有追懷故國之思轉爲若輩所愚矣至伊子徐懷祖敢將伊父逆詞公然刊刻均屬罪大惡極乃沈德潛所作傳內稱其一柱樓編年詩已付梓并云品行文章皆可法是沈德潛於徐述夔所作悖逆不法詩句皆曾閱看並不切齒痛恨轉欲爲之記述流傳尙得謂稍有人心者乎又伊傳內稱徐述夔之從弟賡武妄罹大辟閱十七月而冤雪之語因命薩載等查閱原案則係乾隆元年有秦州民繆照乘與繆又南之妻蔣氏通姦商同勒死親夫蔣氏因曾被徐賡武刁姦懷恨是以到案供指徐賡武同謀後經審出實情擬以枷杖完結徐賡武刁姦婦女本屬

有罪之人沈德潛轉爲之論叙成寃身爲大臣不應顛倒是非若此沈德潛自中式進士及選入翰林時朕因聞其平日學問尙好格外施恩又念其留心詩學且憐其晚成是以不數年間即擢爲卿貳又令在尙書房行走而伊自服官以來不過旅進旅退毫無建白並未爲國家絲毫出力衆所共知及乞休後復賞給尙書銜晉階太子太傅並予在籍食俸恩施至爲優渥沈德潛理宜飭躬安分謹慎自持乃竟敢視悖逆爲泛常爲之揄揚頌美實屬昧良負恩且伊爲徐述夔作傳自係貪圖潤筆爲囊橐計其卑污無恥尤爲玷辱縉紳使其身尙在雖不至與徐述夔同科亦當重治其罪今伊業已身故不加深究然竟置而不論俾其身後仍得永受恩榮則凡在籍朝紳又將何所警惕乎著照所請將沈德潛所有官爵及官銜諡典盡行革去其鄉賢祠牌位亦一併撤出所賜祭

葬碑文現派阿彌達前往會同楊魁查明仆毀以昭煽戒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十一月二十七日廷寄

大學士公阿大學士于字寄江蘇巡撫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本日大學士九卿具奏審擬逆犯徐述夔等一案已分別降旨將逆犯徐述夔徐懷祖照議戮屍派乾清門侍衛阿彌達馳驛前往東臺縣會同該撫楊魁監視並令其前赴蘇州會同該撫將沈德潛墓所應行仆毀之祭葬碑文監視磨毀字跡並將其石移棄他處以昭煽戒矣該撫接奉此旨即速前赴東臺縣俟阿彌達到後即會同遵旨妥速辦理並同至蘇州將沈德潛墓碑一併磨毀移棄即行據實覆奏將此由五百里傳諭楊魁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 國泰摺

山東巡撫臣國泰跪奏爲恭摺具奏事竊臣遵旨派員查封原任江寧布政使陶易原籍貲財產業遵將委員查出田房地畝貲財衣服等件恭摺奏明在案惟因查出陶易第三子陶曾恒帶回銀兩現止一千四百餘兩較陶易之孫陶象爵在江省所供之數尙少六百兩復令委員再爲究詰據陶曾恒供有用去盤費及替人托帶共有四百二十四兩均已用去及分送交驗是以現查之數較少實無隱寄然合之陶象爵所供銀數仍少一百七十餘兩數不相符臣恐別有情弊當一面咨查江省以便確究現准江省督臣來咨內開訊據陶象爵供稱伊叔陶曾恒帶回銀兩原是陶曾恒自己收拾伊並未目睹前蒙傳訊不過是約略的數委是不知詳細今陶曾恒在山東借的一千八百餘兩這是他經手的自是

實數即內中有本族親戚托帶之項亦並不知道等語覆訊托帶銀兩之陶蘭佩戚萬供亦相符等因咨覆前來臣查陶曾恒續供之四百二十四兩內除用去盤費銀二百兩外其餘係陶蘭佩托帶銀一百兩戚萬托帶銀三十兩並陶易給伊族中親戚等項人共銀九十四兩雖非事發寄頓但均由陶易任所帶歸戚係官項應一併追出歸入查封案內解交入官再查陶易外任多年其家中現惟伊兒媳人等至己身妻眷仍在任所再四訪查其鄰佑親戚人等咸云陶易家本寒微素非世宦現在田房均係陶易仕後陸續置買除查封之外實無別物事屬情真所有查封陶易原籍貲財房產衣物等件謹繕清單恭呈御覽並備造細冊送部查核分別解京留東飭變理合恭摺具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奉硃批覽欽此

查封陶易原籍財產衣物清單

山東巡撫臣國秦跪奏今將查封原任江寧布政使陶易原籍貲財房產衣物等件開列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一小城莊北門外竹島村共地一千四百八十五畝一分原價計銀九千九百一十一兩五錢

一住宅祖宅小城莊北門外竹島村共瓦房一百零八間半草房一百五十四間

一園地二處

一現銀一千四百二十兩零五分

一追出銀二百二十四兩

一錢八千七百五十文

一各色糧食三百六十五石

一字帖十六宗書籍二百五十六部

一燕窩四匣

一茶葉大小十匣

一銀器首飾重二十二兩三錢

一銀爵五個

一琺瑯銀杯四個

一滿翠鳳冠一頂

一銅片鳳冠二頂帶一條

一男婦大小綢緞布疋衣服五百九十一件

一綢緞布疋各料一百零四件

一零星綢布拆片等項共二百六十九件絲棉線十二觔



一被褥門簾氈毯等物四十三件

一新舊煖涼各帽二十六頂帽胎三個舊緯二頭

一新舊靴襪鞋三十九雙綢布套袖膝衣二十件

一陳設屏燈雜件小器五十六樣

一鋪墊幃棹椅墊旗傘等件三十二樣

一磁漆器皿四十二樣

一銅錫器皿內大小爐二十二個鏡十一面 四面銅器九十二

一鋤錫器九百二十八劬半

一鐵器鍋鏞等物二十一件廢鐵二百八十劬

一木器等物八十一件

一婢女一名

一騾馬牛驢共二十一頭

陝西巡撫畢沅摺

陝西巡撫臣畢沅跪奏爲遵旨查辦具奏事竊臣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內開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諭逆犯徐述夔身係舉人且自其高曾以來均在本朝食毛踐土厚澤涵濡乃敢于所作一柱樓詩各種妄肆讖譏狂誕悖逆實爲覆載所不容伊子徐懷祖並敢將伊父逆詞公然刊刻均屬罪大惡極雖皆已伏冥誅現將伊孫徐食田等鎖拏解京嚴加審訊定案時必當照例剖棺戮屍以正國法至其詩集各種刊刻已久流傳各省者自復不少著將所有應燬各書開單傳諭各督撫留心實力訪查如有逆犯一柱樓詩等項刷印之本及或有翻刻板片均著即行搜出解京銷燬務使犬吠狼嗥根株盡絕以正人心而維風俗各督撫並宜實心嚴查勿以具文塞責致干咎戾將此由

四百里諭令各督撫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到臣竊臣蒙恩蒞任關中數載以來遵旨查辦各項違碍書籍節據各屬呈繳業經先後解京具奏在案臣時加訪察各州縣辦理此事尙屬認真至逆犯徐述夔身係舉人且自高曾以來食毛踐土竟至天良殞絕妄肆狂噪伊子徐懷祖復敢公然刊刻實爲覆載所不容凡稍有人心者無不聞之髮指臣奉到諭旨當卽飛飭各屬諭以此項逆詞更非尋常違碍書籍可比該州縣務于所屬地方城市鄉村士民有書之家逐一照單詳細搜查遇有印本及翻刻板片呈繳毋得視爲具文致干咎戾復恐邊遠村僻地方查檢或不實不盡之處更爲出示詳悉曉諭令其立即呈出免其治罪倘辦理之員陽奉陰違不行實力嚴查一經察出卽與藏匿之家一并治罪務使犬吠狼嗥根株淨絕以仰副皇上正俗維風之至意除俟將來搜獲

後另行具奏解京外所有違旨查辦緣由理合先行恭摺覆奏伏  
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硃批覽欽  
此

貴州巡撫圖思德摺

貴州巡撫臣覺羅圖思德跪奏爲遵旨查辦恭摺奏覆事本年十  
月二十七日承准廷寄內開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諭  
逆犯徐述夔身係舉人乃敢於所作一柱樓詩妄肆詆譏云云欽  
此臣伏查節次欽奉諭旨飭查各種違碍書籍臣督同司道嚴飭  
各屬搜訪陸續共獲書籍六十七種計四百八十五部又九十九  
本先後解京銷燬均經具奏在案茲奉上諭飭查逆犯徐述夔所  
著各種書籍臣查黔省地方僻處邊遠素罕翻刻諸書板片但鎮  
遠貴陽一帶時有往來貿易商民誠恐或不辨邪正攜帶前項

書籍臣即一面嚴檄司道府廳州縣督率教職於各市肆書坊及紳士之家逐處查檢通行蒐羅一面遴委幹員分頭密訪設法購覓務期將前項悖逆詩書同節次奉禁各書一併查獲淨盡不使犬吠狼嗥少存於世以期仰副聖主崇正除邪之至意所有遵奉查辦原由臣謹先行繕摺奏覆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奉硃批覽欽此

福建巡撫黃檢摺

福建巡撫臣黃檢謹奏爲遵旨查辦奏聞事竊臣於本年十一月初七日接准閩浙總督臣楊景素札開十月二十三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諭逆犯徐述夔身係舉人且自高曾以來均在本朝食毛踐土厚澤涵濡乃敢於所作一柱樓詩各種妄肆讖譏狂誕悖逆實屬

載所不容伊子徐懷祖並敢將伊父逆詞公然刊刻均屬罪大惡極雖皆已伏冥誅現將伊孫徐食田等鎖拿解京嚴加審訊定案時必當照例剖棺戮屍以伸國法至其詩集各種刊刻已久流傳各省者自復不少着將所有應毀各書開單傳諭各督撫留心實力訪查如有逆犯一柱樓詩等項刷印之本及或有翻刻板片均着即行搜出解京銷燬務使犬吠狼嗥根株盡絕以正人心而維風俗各督撫並宜實心嚴查勿以具文塞責致干咎戾將此由四百里諭令各督撫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到督臣楊景素照錄知會到臣并單開應燬各書目等因伏查逆犯徐述夔造作逆書肆行狂吠罪大惡極覆載不容稍有人心咸知切齒所作各種逆書閩省相距江南不遠必有流傳之處尙當嚴速查繳以絕根株臣即面諭藩臬兩司遴委幹員分往各屬協同各地方官親身查辦實

力搜繳查照單開各逆書無論全書廢卷翻刻板片概行查出遵  
旨解京銷燬並嚴飭各道府州實力督查務期搜剔淨盡以維風  
俗而正人心倘各委員及各屬內有虛應故事不實心查辦者即  
查明據實糾叅以儆怠玩至節次欽奉諭旨應禁各書仍飭令一  
體嚴查收繳務無遺漏臣仰蒙皇上天恩簡畀封疆惟有實力實  
心督率各屬認真查辦斷不敢以具文塞責且似此逆詞實堪髮  
指臣具有天良更何忍不查繳淨盡自取罪戾所有遵旨及委幹  
員查辦緣由臣謹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  
十二月十一日奉硃批覽欽此

廣西巡撫吳虎炳摺

廣西巡撫臣吳虎炳跪奏爲覆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八  
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十月

十五日奉上諭逆犯徐述夔身係拳人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並開單傳諭到臣臣即轉行司道飛飭所屬實力嚴查務使家喻  
戶曉將一柱樓詩等項刷印原本及翻刻板片速行繳出詳請解  
京臣並密遣委員於省城新舊書坊暨仕宦讀書之家查無前項  
原本翻刻板片俟各屬覆到如有流傳犬吠狼嗥之書以及翻刻  
新板另行解京奏請銷燬臣受恩深重於此等狂誕悖逆書籍每  
恨不能先事查出又何敢昧盡天良以具文塞責自取重咎所有  
奉到諭旨及辦理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  
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奉硃批覽欽此

侍衛阿彌達等摺

奴才阿彌達奴才楊魁謹奏爲遵旨會辦恭摺覆奏事竊於本年  
十二月初二日奴才楊魁承准大學士公阿大學士于字寄內開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本日大學士九卿具奏  
審擬逆犯徐述夔等一案已分別降旨將逆犯徐述夔云云傳諭  
楊魁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奴才楊魁隨於十二月初三日自  
蘇州起程奴才阿彌達恭奉諭旨即於十一月二十七日自京起  
程於十二月初十日同抵東台縣地方查逆犯徐述夔棺柩現在  
新河口焦家林地方用磚圍砌停厝空地前有墳屋兩進該處距  
徐述夔住居之拼茶場相去二十餘里其徐懷祖棺柩現尙停放  
拼茶場住宅之內先經奴才楊魁飭據署東台縣知縣吳瑛查明  
分別委員嚴行看守茲奴才等即於初十日會同先詣新河口焦  
家林徐述夔厝棺之地拆磚啓棺細加查驗徐述夔屍身僵而未  
化原戴緯帽及所穿袍褂顏色舊壞尙未毀爛並驗明棺上標寫  
戊午科舉人揀選知縣徐孝文賡雅之柩等字樣當即遵旨監視

將該犯徐述夔之屍梟去首級凌遲剉碎撒棄曠野仍懸示東臺  
縣城一面復至拼茶場將徐懷祖住宅內屍棺移置野地開棺查  
驗該逆犯徐懷祖屍身亦未消化原戴緯帽所穿袍褂均未朽爛  
隨將其屍一律凌遲剉碎撒棄即梟示於拼茶場地方查該犯等  
大逆不法罪惡深重實爲天地不容神人共憤是以雖伏冥誅屍  
身日久未化仍就顯戮洵足以彰國法而儆人心仍廣爲剉切曉  
諭俾遠近週知以昭炯戒奴才等會辦事畢即馳往蘇州將沈德  
潛墓所應仆毀之祭葬碑文遵旨會同辦理另行覆奏外理合先  
行恭摺由驛據實馳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  
月十九日奉硃批覽欽此

浙江巡撫王亶望摺

浙江巡撫臣王亶望跪奏爲遵旨查辦奏覆並查繳違碍書籍事

竊照江蘇逆犯徐述夔妄作逆詞肆行狂吠罪大惡極覆載不容  
欽奉諭旨將所有應繳各書開單傳諭實力訪查如有一柱樓等  
集均著即行搜出解京銷燬欽此欽遵臣立即飛飭兩司每府派  
妥幹員分途前往會同地方官暨前委蒐訪違禁書籍之教職佐  
雜遍歷各縣家喻戶曉凡有一柱樓詩集等項無論印本抄本嚴  
查搜繳不使片紙存留在讀書明理之人凜國法之森嚴感聖恩  
之寬大果有前項逆書自然呈出即凡編氓士庶咸知利害禍福  
亦斷不敢收藏今據候補未入流潘應梁查繳一柱樓詩一部前  
來臣當即遇缺委署以示鼓勵並又據委查禁書各員陸續查繳  
應燬書籍七十三種計二百八十九部除另行委員解京銷燬外  
理合另繕書目清單恭呈御覽統希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  
年十二月十一日奉硃批覽欽此

廣東巡撫桂林摺

臣桂林謹奏爲覆奏事竊臣接准大學士公阿大學士于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諭逆犯徐述夔身係舉人且自其高曾以來均在本朝食毛踐土乃敢於所作一柱樓詩狂誕悖逆著傳諭各督撫查燬等因欽此寄信到臣臣查此等逆犯敢於妄肆譏謔實爲覆載所不容天下臣民亦無不人人髮指自應極力查銷務使根株淨盡查廣東省城向來書賈來至坊中即將帶到書目登記號簿方始發售節次奉到諭旨飭查違碍書籍業經行令藩司派員提簿稽核凡有名目新奇素不經見之書即交委員訪查所得書籍俱隨摺進呈御覽在案茲欽奉諭旨當即再行飭查並未見有一柱樓等書名目但該犯逆詞既經刊刻即難保無流傳且或有不自書坊發售偶然帶至粵中者僻壤窮鄉一時查

察未周仍不免於遺漏除嚴檄藩司抄發清單轉飭前派各員再行實力搜查如有前項刷印書本及翻刻板片速即呈繳解京銷燬並遍加曉諭倘有隱匿不呈後經發覺罪無可逭務期比戶周知剔釐盡絕臣仍隨時督率不敢稍有疎懈所有臣接奉諭旨遵辦緣由謹恭摺覆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奉硃批知道了認真辦理勿苟且塞責欽此



西安糧道而成都爲省會之區駐防滿兵知府亦賴得人查有順

慶府知府馬世銜

硃筆旁批具題

辦事明敏督運勤勞請以馬世銜調補

成都知府則於錢糧地方兩有裨益矣臣平日所知可以深信者實鮮布政司銜缺相當之員今特取其才能勝任遷就以收得人之效理合遵旨奏明伏祈聖主睿鑒施行康熙六十年十月十三日具

硃批是

請點大員赴陝審明徐容等案摺

四川陝西總督加六級紀錄三次臣年羹堯爲恭謝天恩再陳下悃事竊惟參革西安府知府徐容鳳翔府知府甘文煊虧空捐納倉糧一案臣催令布按兩司會審據詳供出前督臣並原任布政司家人臣以錢糧關係甚重不避嫌怨據實奏明伏請聖訓乃蒙

皇上弘慈備細指示使臣此身得免爲結怨之府而公事亦可完結似此隆恩直同天高地厚寸心感謝豈能言喻謹遵諭旨另疏具題請欽點大臣赴陝審明定案查部院大臣皆聖主所簡任臣又何敢再置一詞然惟戶部尙書臣田從典工部尙書臣徐元夢左都御史臣朱軾皆能不受請託秉公無私伏乞於此三大臣內欽點一員來審徐容等一案則錢糧既有着落而大案亦得早結矣理合密陳伏祈聖主睿鑒施行康熙六十年十月十三日具  
硃批已有旨了

再奏查叅虧空并題補各官摺

四川陝西總督加六級紀錄三次臣年羹堯爲再奏查叅虧空並題補各官情由仰祈睿鑒事竊查陝省州縣歷年經手錢糧俱未奏銷以致那新掩舊積久虧空竟至成千累萬臣以國帑爲重不



敢狗隱請將奉職無狀與循分稱職者分別參追奉旨俞允已據  
司府詳揭將居官不堪虧空最多者分疏參革在案仍令司府澈  
底清查不得稍徇情面有虧庫項今又查出虧空諸員內有聲名  
多玷民怨彰聞者仍當革職究追其餘則留任追補自此參奏以  
外西安巡撫所屬州縣已經查完非但將來州縣錢糧當令隨徵  
隨解以免侵那即已經被參者臣亦必會同撫臣噶世圖設法補  
苴斷不敢使國帑久懸無着也若夫川陝二省所出之缺即將効  
力人員遵旨題補非謂其有奇才異績迥出尋常祇以用兵之際  
地方辦事需人難以久候是以就近選擇量其才能較其勞績隨  
時補用使免曠官而已如或不稱職任以及踰閑蕩檢臣亦必不  
姑容致貽地方之累至甘屬平慶臨鞏四府額賦無多所存米豆  
草束歷年支用無餘故虧空者少非陝屬可比惟肅州口外所用

軍需銀兩已逾千萬尙未報銷臣曾面奉明旨亦經行文飭催兼之留心察訪大約甘肅撫臣綽奇料理大兵錢糧皆陞任涼莊道仍留肅州辦事之何廷圭甘山道傅澤灃肅州道胡仁治等三員經手支用居多其初意已定一面撥用一面即將冒銷銀兩任意侵蝕若何廷圭者奢侈無度驟至數十萬之富三道之中最爲狡詐至於今日亦自知難以開報不得不爲遷延之計此非奉天語嚴行申飭一時未肯清楚合並奏明伏祈聖主睿鑒施行康熙六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具

硃批是

參永泰摺

四川陝西總督加六級紀錄三次臣年羹堯爲奏明請旨事竊查原任西安按察司永泰爲人粗率貪暴性成凡臣所參虧空各官

莫不詳計永泰之從前需索臣以陝省互揭之事非止一案未敢據文參究又造重獄無如永泰自赴軍前意殊怏怏狂躁更甚因大兵駐劄甘州分派河東州縣衛所買運糧草以備供支夫甘州三衛較西寧爲寬廣大將軍王駐劄西寧時兵馬雲集而草料未聞外運及移駐甘州兵馬之減於前者十已六七是兵馬旣少地方較大供支糧草自可無悞而必令河東買運且草束粗重之物乃使運送於千里之外者此其意無他不過欲派累里民折收重價仍在甘州採買供應彼得從中取利耳幸賴大將軍王明察無遺仰體聖主愛民之意兵馬分駐涼州以就糧草其在甘州者就近供支並將馬匹所需草料半本半折其河東派運糧草悉令停止令諭開示周詳兵民同聲稱便辦事各官自當恪遵爲是乃大將軍王甫離甘州而河東派運糧草催督如故百姓驚疑紛紛具

呈地方官轉詳署布政司事主事傅德詳報到臣臣遵照王諭出示曉諭仍令停止在案伏念臨鞏州縣當歛收之後各屬窮民理應撫循况用兵之要亦必內安而後可以外攘若將內地居民日朘月削使不能安其生業何以供應大兵臣是以不無過慮不忍令永泰等乘機而吸百姓之脂膏也但永泰係奉旨軍前效力之員聞督臣鄂海惟此人之言是聽恐非兵民之利伏乞聖主敕令永泰前赴巴爾坤軍前效力甘州原有道廳各員則督臣鄂海亦無辦事乏人之慮臣與永泰原無夙嫌祇以陝省今日之急務首在安民寔難復擾用敢據實直陳伏祈聖主即賜明旨施行康熙六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具

奏明祖允焜家人逃匿並參督臣鄂海片

臣羹堯密奏者陝西原任糧道祖允焜虧空米豆十餘萬石今已

被參病故其所以虧空如此者由前督臣鄂海需索過多又因祖允焜家人劉斌盜賣存倉米豆二萬餘石隨即逃往京城投入恒親王府內有恒親王門下漢軍佐領劉常有包攬此事現在勒要劉斌之妻妾子女六口臣已密飭祖允焜家不得畏勢聽從雖其事不關重大然庫帑無有着落不當使此等惡奴擁重貲漏法網致令人人效尤也再前督臣鄂海精神昏邁任人指使辦事甘州全不體恤民力至於錢糧無所恐懼日久必致虧空迨其既壞而後罪之事已無及甘州涼州現有道廳等官臣能節制儘可供支無悞蓋辦理大兵糧餉事權不一多一大人即多一處侵蝕求能見財而不苟且者實鮮其人也臣之知無不言不肯隱忍者並非希冀將來長久富貴實以粉骨碎身難報聖主已施之厚恩耳惟是臣有八旬老父現在家居臣結怨既多不能不懇懇過慮所賴

聖主自有妙用不令人知仍將此摺密封發還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康熙六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具

謝賜肥鹿等物摺

四川陝西總督加六級紀錄三次臣年羹堯爲恭謝天恩事竊臣遣家人於上年十二月初十日在南海子齋摺奏進蒙聖主賜臣肥鹿二隻野雞十隻折魯魚二尾於康熙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敬齋回陝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訖伏思臣自川移陝隆恩益數每念念不忘而身居外任乃蒙賜予頻仍得飽天廚之味此固特沛之恩銘感於望外者也又內侍陳福向臣家人轉傳諭旨云主子聖躬萬安到海子裏來不過是打圍行幸並非養病陝西相隔甚遠總督不可聽信人之謠傳說皇上欠安等語現今就是臆子微有些疼別無他病總督放心欽此臣跪聆之下既喜且

感查臘月中旬外人訛傳原言聖躬稍有違和然臣細觀皇上日理萬幾凡宸衷之所經畫者知明處當自是精神充足直如天行之健所以凡有以聖體安否相詢者臣皆以皇上萬安爲對蓋臣受恩深重無刻敢忘君父而聖眷所及實有曲體臣下之心者欽聞恩諭自喜深知皇上乾健之體而益感皇上愛臣之深也理合一並恭摺奏謝伏祈聖主睿鑒施行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十二日具

恭進石榴摺

四川陝西總督加六級紀錄三次臣年羹堯爲恭進石榴事竊臣前於巴塘等處覓得石榴六百枚於康熙六十年十月十三日已經齋進今又於巴爾喀木一路覓得石榴五千枚謹遣家人齋送進呈伏祈聖主敕令該管查收施行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十二日

具

奏陳雲貴總督張文煥失明摺

四川陝西總督加六級紀錄三次臣年羹堯爲遵旨密奏仰祈睿鑒事竊臣前於陛見時親蒙諭旨令臣密訪署雲貴總督張文煥居官賢否臣不敢不加詳慎亦不敢不以實情仰答聖明臣自回川之日即遣妥確親信之人赴滇密訪得知張文煥於康五十九年十二月奉旨署事一切屬官禮節止收銀兩不收幣帛於康熙六十年三月十八日至五華山慶賀萬壽張文煥忽然跌仆因而雙目失明始猶瞻失朦朧延至五月兩目一無所見至今並未坐堂理事接見官員即考驗武職亦皆委之中軍副將以致乘機納賄在所不免張文煥自失明之後銀兩幣帛兼收聲名不好雲南撫臣楊名時雖收節禮別無苛求諸事和平判斷明白臣恐一人



之言未可遽信另遣訪查合之輿論俱屬相同理合據實密奏伏祈聖主睿鑒仍將此摺密封發還臣不勝幸甚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具

請將虧空各員擬罪俟還補完日各予輕減摺

四川陝西總督加六級紀錄三次臣年羹堯爲請旨事竊查漕臣施世綸叅劾西安府知府徐容鳳翔府知府甘文煊虧空捐納錢糧一案又署甘撫臣花善叅革署會寧縣事効力知州李德榮侵扣賑銀主事西倫等乘機需索藩臬兩司互訐一案奉旨着朱軾與臣會審臣等提齊官犯逐一研訊取供具題其徐容等虧空實情李德榮等婪贓啓釁皆備悉於疏中茲不復贅臣與朱軾平情酌理就事完結並不敢刻意深求別生枚節惟冀錢糧獲有着落而已審明題覆例應朱軾齎本進京但見其食少多病步履艱難

令人扶掖然後可行未免沿途遲滯是以令筆帖式馳驛齎赴內閣交投至陝省虧空各官已奉旨革職者現在逐案審追皆以前督臣鄂海與其家人魏二除節禮生辰外勒索財物因而挪用錢糧冀免一時之禍日朘月削遂至累萬盈千堅供鑿鑿即質之魏二亦自俯認無辭是凡有虧空之案皆入魏二之名竟似有意羅織無如庭訊之下供及魏二莫不切齒流涕以爲但將魏二勒索情由據詞入告即死甘心臣若依循承審虧空故套聽其捏作那移本無此事任意開銷詐銀者另自有人而捏飾者別開一事紙上分割總非實情明知欺飾聖主而故蹈之臣心何在臣惟有據供叙入本章即魏二一人不能完結各案贓銀其勒詐真情旣已聲明虧空各員可以無怨又陝省錢糧因不按年奏銷上下侵蝕以致虧空幾及百萬不肖官吏將正項錢糧供上司家人之需索

罪固難逭而迫於威勢又頗有不得已之苦情臣悉知之今皆按律擬以侵欺斬罪實爲已甚非特人言可畏即臣之子孫將必不昌靜夜細思無以自處以臣愚見竭臣心力三年之內設法完補雖目今從重究擬俟還補完日伏乞天恩各予輕減並求宸翰即於摺內批定仍發回臣臣或別蒙任使不在陝省亦可執此覆奏是皇上好生之德既遍及於虧空諸員臣亦藉此免干天地之和子子孫孫永沐弘慈於不朽矣理合備陳請旨伏祈聖主睿鑒批示遵行康熙六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具

鎮臣李中月病目摺

四川陝西總督加六級紀錄三次臣年羹堯爲奏明鎮臣病目日久營伍廢弛情由仰祈睿鑒事竊查涼州一鎮內通甘肅外控番彝又值用兵之際非得鎮臣強幹精明練兵核餉無以資調遣臣

自到任之後即聞涼州鎮臣李中月久患目疾醫治不愈所屬營伍漸致廢弛然得之傳聞未曾目擊總兵爲武職大員臣豈敢輕率入告今抵涼州親見李中月兩目已一無所見一舉一動皆賴家人扶掖及閱兵馬久未操練弓箭鳥鎗實屬不堪營伍廢弛至此已極更可異者出征兵丁勤勞口外其家口理宜體恤乃將出征兵丁歷年馬乾銀兩扣留不發又並無存貯在營共計一萬四千餘兩內有前任鎮臣康海支用者亦有李中月陸續支用者征兵男婦環臣馬首控訴不絕且將營中公費馬糧二百分一並入已遇有公事科派各營此皆訊之合鎮將備衆口一詞是鎮臣既不以營伍爲重又不愛恤兵丁徒知自利大負聖主委任若夫病廢戀職此又其小焉者矣理宜據實題叅以警不職但營伍如此廢弛似未可聞諸遠方又成大家康海已効命疆場未忍又言其

前過今面令李中月即以目疾請休臣隨據呈題達惟懇聖主速簡賢能以資整頓除繕疏請准休致外理合將臣所查確情據實奏明伏祈聖主睿鑒施行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具

請陛見面陳軍務摺

四川陝西總督加六級紀錄三次臣年羹堯爲兵馬事關重大甘肅積玩難除必須面陳請旨方獲遵循事案准兵部咨議政大臣與大將軍王議覆協理將軍臣阿爾納具奏進兵烏魯木齊一案部咨令臣會同將軍臣富寧安甘撫臣綽奇詳細查算今年即將各項料理齊備若行走時務期無悞之處妥議具奏臣思用兵進止自有聖斷臣固不敢懸揣謬參末議其供支大兵糧餉臣與綽奇會議另繕清字奏摺覆奏外臣之所以不敢議及進兵者蓋以大兵進剿務期萬全臣昔在川原未知陝省沿邊及口外情形故

前此陛見未敢擅言一字及奉恩命令臣總督川陝抵任之後遂加察訪雖有所聞未知確實不得不請行邊地今親抵甘肅方知前日之訪聞亦僅得其半雖嚴檄辦事道員各盡心力轉運兵糧以供今歲之用或不致有意外之虞而肅州口外自用兵以來所發內帑已逾千萬又爲之開捐例以佐之兵力似宜有餘茲則口內口外臣之所見所聞迥非意料之所能及事緒多端奏摺難盡且亦不敢備陳於奏摺進兵所關重大若不逐一面奏詳請聖訓安得有所遵循臣已遣咸寧縣知縣金啓勳標下守備王嵩前赴巴爾坤土爾番以查糧爲名細察軍情並馬匹軍裝屯田諸事臣即起程回署到省當在五月中旬略爲料理案件六月初旬臣即馳驛趨赴御前備陳軍務以期聖明詳悉指示理合先行奏明伏祈聖主睿鑒施行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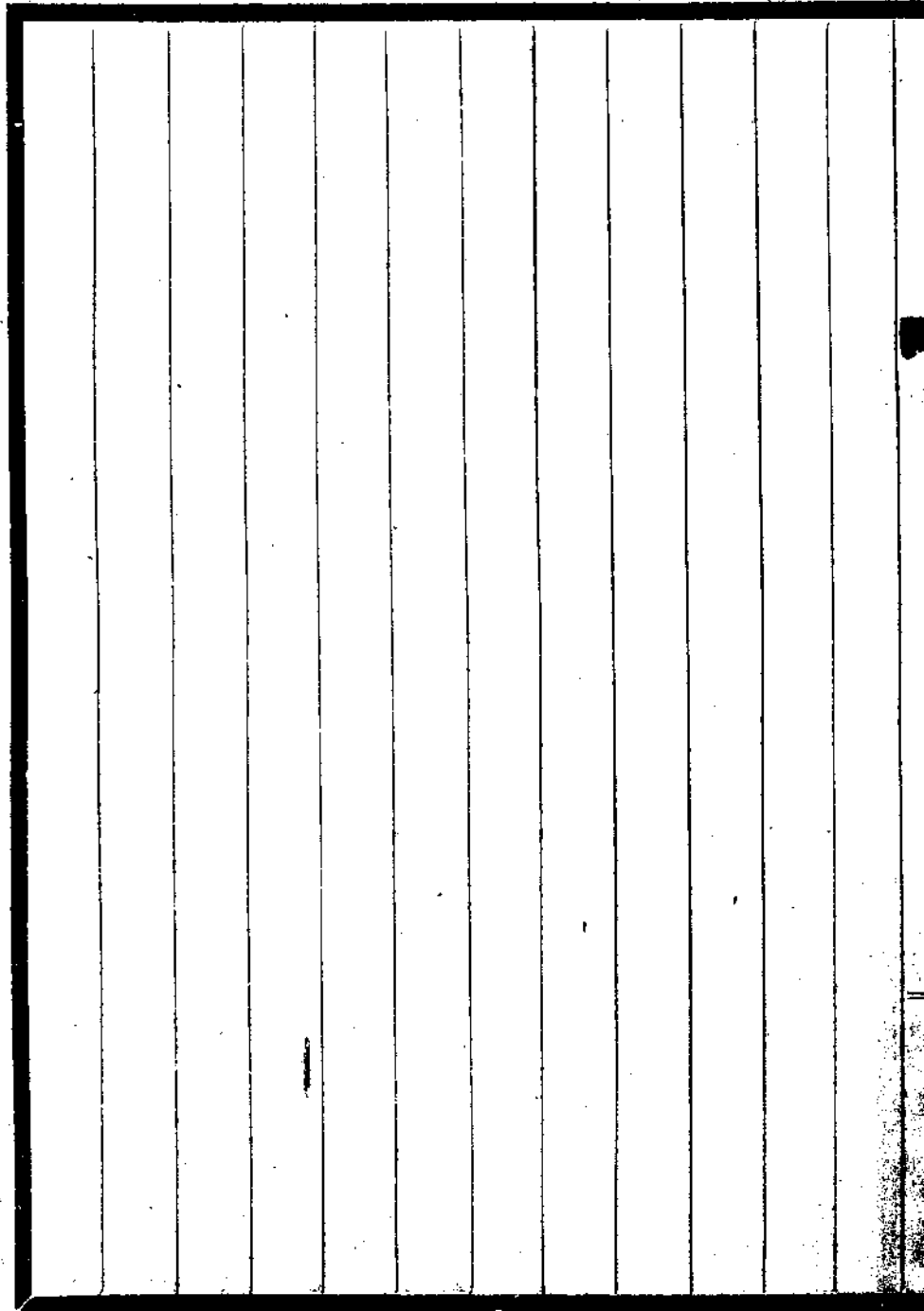
前往肅州料理糧運摺

四川陝西總督加六級紀錄三次臣年羹堯謹奏爲臣身日遠臣任益重犬馬情殷仰祈睿鑒事臣本中人以下之材碌碌無長叨蒙高厚養育教之誨之破格成全以至於斯上年五月熱河陛見極人世之遭逢非夢想所能到六月初二日陛辭請訓自辰至午推心置腹無可比倫又見臣徬徨躑躅口不能言心有欲吐諭曰朕再無疑爾之處爾亦不必懷疑煌煌天語藹藹王言上下交孚至於如此聖主之於羹堯旣爲千古之所未見未聞臣之自勉能甘心同於衆人耶是以於財利不肯有所私於勞苦不敢有所避叅劾虧空清理庫項不復有所顧忌且審問虧空各案名曰捐辦公事皆係支用地丁錢糧捐者捐已貲也捐羨餘也今則官吏冒急公之美名而庫帑受侵蝕之實害自軍興以來陝省現任官員

並無一人捐一文錢者此臣所以凡遇錢糧舊案不勝其憤悶而甘心於結仇取怨也臣今奉命前往肅州料理糧運以中下之材爲仇怨之藪臣恃以無恐者仰求聖主仍如臣在四川時事事指授頻頻教訓臣雖駑駘亦必能任重致遠無憂隕越矣臣更有請者臣料理川省軍務幾及五載身駐成都而松潘打箭爐兩路兵糧倖無遲悞者上下官吏合力同心並無掣肘之故也今年三月臣至肅州因糧運不接理應在彼幫辦而事關重大非奉命專委不能有濟除先令涼莊道蔣洞承運六千五百石又於甘州涼州委官僱車四千輛承運一萬二千石速爲接濟非敢置之度外也今於六月十六日據臣在肅州所遣咸寧縣知縣金啓勳臣標守備王嵩自巴里坤土爾番查看糧運回省口稱土爾番所種糜子甚好巴里坤所種青稞甚爲茂盛軍前兵米從前遲悞是眞金啓



勳等自土爾番回來親見涼莊道蔣洞所運米已有三運到營兵  
心安定又於途間見臣所委平涼府知府張自禎承運之米已有  
四千五百石出口等語恐廩聖懷合並奏明臣旣得奉命專辦除  
將六月二十二日起程日期另疏題報外俟到肅州區畫略定臣  
即親到巴里坤再至沙州瓜州踏勘回日另奏惟是川陝兩省事  
務繁多皆臣責任敢不竭力辦理倘有不能周到之處伏祈聖慈  
寬宥臣無任悚惕瞻戀之至康熙六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具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出版

掌故叢編第九輯

編輯所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發行所 景山西大高殿  
電話東局九八七

印刷所 和平門內後細瓦廠  
和濟印刷局

# 翻印必究



價目表	郵費	
	本市	外埠
每月一冊	五角	五角
半年六冊	二元七角	二元七角
全年十二冊	五元二角	五元二角
每期一分	每分	每分
每期二分五	每分	每分
每期五分	每分	每分

代售處	
琉璃廠	商務印書館
直隸書局	
青雲閣	富晉書社

掌故叢編

